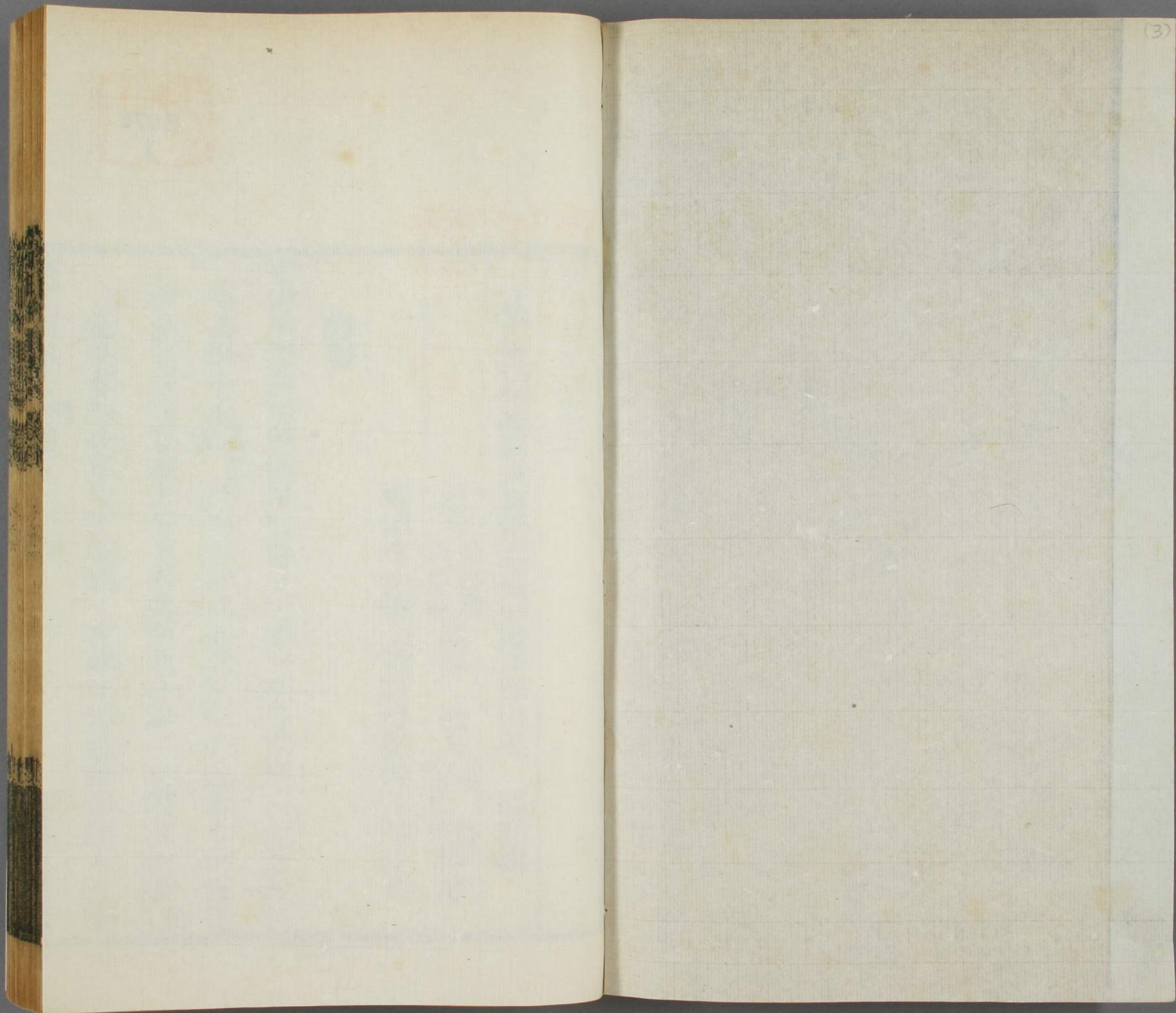


ル 5
3072
3





(3)

門凡5  
號3072  
卷3

泰伯梅里志卷五

江蘇候補知縣署金匱縣知縣禎字後裔保山吳 熙編輯

邑人安起東原稿 邑人過鑄參訂

泰伯廟住持上清宮提舉許巨楫校刊

旁祀

忠佑廟祀隋司徒陳杲仁廟凡三處一在甘露鎮悟真道院右

明萬厯中建載邑志相傳神家武進此其小莊也居人常夜見

神乘巨舟往來湖上舟中有紫面者在焉一在鷺湖新橋載邑志

舊為華察祠堂後改為廟一在薛司娘橋神晉陵人性至

孝仕陳爲監察御史隋大業中奉詔平長白山江甯以功授  
銀青光祿大夫義甯中仕至大司徒娶沈法興女法興有異  
謀恐杲仁不附已而謀洩毒殺之及法興敗中神矢死僉謂  
實杲仁之神郡人以杲仁忠孝文武信義謀辯八絕聞於朝  
立廟祀之宋宣和建炎之間屢見靈異賜廟名忠佑以南唐  
保大二年嘗感夢助戰封武烈帝故俗稱烈帝廟

案明萬厯中嚴司寇一鵬廟碑記稱煬帝幸江都羣盜蜂起  
公受詔討賊大業九年平樂伯通十三年平婁世幹婦翁沈  
法興謀據常州結賊帥李子通爲聲援法興憚公酖公死後  
法興見公從雲中發矢斃之衆潰散考之隋史公無傳新舊  
唐書皆附見法興傳中稱宇文化及弑煬帝法興與孫士漢  
陳果仁等以誅化及爲名發自東陽遂據毘陵郡杲仁作果

仁而平樂伯通婁世幹事俱在煬帝被弑以後與碑記多不  
合法興之死新舊史皆言爲衆所逼溺江死亦無中神矢之  
事新舊史又言法興上表越王侗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  
徒是公亦未嘗爲隋司徒也又考常州府志載宋時夏之文  
碑記具列其事與司寇所稱多合而齊光又陳公神廟碑作  
於唐時去公不遠其言必有據乃與史所載迥殊何耶且郡  
志載公生於梁太清己巳三月五日以唐武德三年五月十  
八日爲法興毒死葬陳灣山此當別有所本非可以僞造者  
又陳玉璠常州府志風俗門載五月十五日陳烈帝誕日  
雲車畢集其廟帝諱杲仁爲沈法興所鳩詳載傳中雲車之  
制以鐵爲之繚繞如雲強有力者負之而趨上承二小兒金  
冠戎服左右立或更置一兒於頂以成三如帝者形蓋以像  
神也其後變而益  
侈漸失其指矣

李忠定公祠在膠山北麓載府志祀宋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綱

卽綱少時讀書地宋淳熙中建後圯明宏治閒里人陸永思

捐田七畝以供祭祀正德五年里人安國重建又捐田十三畝合爲二十畝歲奉蒸嘗焉

明邵寶膠山重建宋丞相李忠定公祠碑寶旣祠忠定李公于惠山尙德書院而膠山寺故祠復以重建之成來告蓋鄉人安國爲之頃嘗走書請記于淮陰漕府寶有感焉而諾之於今期月矣惟公爲宋名臣寶自弱冠卽知景慕有執鞭之願比讀史傳乃知公邵武人自其祖始居吾錫於是心益嚮往之宏治十有三年秋寶以提學命便道過家往謁公祠至則廢壞已久僧以木主寓泉亭上寶肅再拜而退當時欲圖修復無所於屬獨陸永思者捨田七畝以爲供具蓋慨歎者久之今茲之舉實吾志之所欲也於其成也烏得無言哉按郡志山在邑東三十里梁太清初寺於其麓宋紹興間公請爲墳剎改崇親報德之額嗣是遂祀公焉其取重于世實以公故則吾錫之人修而復之固以義起禮者而或以公非錫產爲疑不知公家於錫由祖以下閱歷三世其父殿撰公夔暨母吳令人先後皆葬湛峴山公廬墓其地手植松柏萬株

詳見公父母墓銘及公行狀蓋公生長宦學於斯凡若干年最後乃有祠命因薨於福故其自稱必以梁溪又以名其文集由是觀之公爲寓賢邪爲鄉先生邪蓋嘗考公幼有大志見於登城禦寇之時而宣和大水之論知道君子如陳了齋者深所期重至其立朝有識有才有權有量而本之以忠謀出之以正氣在靖康竭扶持之力在建炎舉修攘之政在紹興建恢復之議不幸而屢見忌沮則其所以復君父之仇正華夷之分而上無媿於聖賢者不過章疏計畫之間而已然於此有隱功焉而非君子莫之知也後數十年錫與邵武並舉其祠至於今廢而復興則是非之公固無古今之間而定之能勝人果不可誣也審矣不然若秦賈之子孫固有易譜匿像避而之他者亦獨何哉第茲祠之復僧旣無力而大夫士之有力者亦莫爲省乃俾安氏獨任其費此亦理數之極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爾昔永康徐元德教授邵學首議建公祠晦菴朱子爲記深嘉予之況國無元德之責者哉國又欲割田十有三畝與陸氏所捨同隸寺僧爲春秋私祀之需顧未有主獻者君子謂宜謀於公之族裔焉苟卒行之其事益可尙已寶晚且愚無晦菴之筆以論著公之盛烈而因以

見修復之勤特為書其麗牲之碑用紀歲月且為迎送神詞  
俾祀公者歌之亦少以慰公云爾祠之建始於正德四年八  
月六日明年九月九日落成時寺僧可清等奉祠事其迎神  
日公何之兮勤我招望雲旗兮凌江潮公蟬冠兮絳服指舊  
邱兮遊遨朝騰駕兮水裔夕弭節兮山椒西有惠兮東有膠  
潔我尊兮醕醪跂英靈兮未下闐歌聲兮鼓蕭宛懷公兮心  
勞其送神曰公將去兮何從望闔山兮南東公重帆兮雙楫  
駕海濤兮天風騰舊遊兮斯在手嘗植兮萬松惠之泉兮膠  
之峯儼翼翼兮新宮靈倏彼兮忽此雲迴翔兮太空歲復歲  
兮來降

元陳方謁李忠定公祠詩丞相非腐儒慷慨遭國難平生痛  
哭心忍死抱長算嗚呼百歲後寂寞誰享祿至今空山中祠  
宇安涯岸鳥跡上香臺棲塵落風幔山僧雖異流展像急稱  
讚飄飄風塵際黃屋任鼠竄不有左轄尊至今猶扼腕公留  
人心安公去人心亂桓桓種將軍一鼓銳而悍所至繫其頸  
小衲何足憚魏公濟世才安劉左吾袒傾蓋出流離中情始  
永泮倉皇青城役慘淡失神觀豈無婁敬策尚足勤修悍落  
落付空言悠悠惜神斷聲名宇宙間草草入嗟歎 明邵寶

和施克蘇韻詩壯懷千古了難償太息羣陰剝一陽鳴鳳未  
聞聲徵角戰龍曾見血元黃薄茹藉處非無地老樹陰中合  
看堂風雨去城三十里滿山簫鼓為誰忙 安紹芳謁忠定  
公祠詩其禮名賢蹟言投古梵林祠聞先世葺碑向斷崖尋  
臺圯雲猶護泉荒草自侵獨懷修舉事仁立思難禁 王永  
積和邵寶韻詩人生志願豈易償拜公台在山之陽干言自  
露臣心赤百戰誰歌君馬黃報德崇親空埜寺祈天永命此  
虛堂上書賈旤終何濟却歎陳東著恁忙 國朝陸楣膠  
山尋李忠定公遺址詩虬松偃培塿潛蛟出蹄涔乾坤蘊靈  
異所在為高深緬彼幽人宅密邇山之陰綠磴眇故武臨池  
想微吟慘澹濟時策鬱伊望古心棄置感在昔搖落傷自今  
掬泉薦明德披雲儼朝簪落日樵唱了空外音 許仲  
堪膠山李忠定公讀書堂三十韻詩宋業艱難日安危仗蓋  
臣羽書來北塞翠輦決東巡碌碌誰男子耽耽是女真中流  
推砥柱一髮藉經綸首定中宮禪旋攀出狩輪僉謀搖社稷  
上策扼河津慷慨籌前箸倉皇徙突薪但留三鎮在甯致兩  
宮淪諸葛能存漢東山足卻秦誰知忠莫補空負畧如神既  
定金縉歎難迴歷數屯書生餘痛哭浪子寔持鈞北轍冰霜

遠南都鎖鑰新鼇傾天板板狐聚黨頻頻豈是中興主空存  
未死身七旬資料理半壁荷艱辛填海功終敗揮戈志未伸  
一時辭息壤千古笑蒙塵桑梓留初地松筠結舊鄰釣遊今  
可憶書卷昔為親識字先忠孝乘時降甫申棟梁階尺木谿  
壑養修鱗始信猷為壯胥歸學問醅停車尋古蹟斜日亂荒  
榛寂寞祠堂在虛無俎豆陳乳泉聞滴瀝龍岫對嶙峋瓦落  
蒼颯竄庭空碧草春丹青餘想像冠劍久沈湮奕世瞻山斗  
遺風愧縉紳魏公飛白簡曠代淚沾巾 秦瀛梁溪雜事詩  
忠定祠堂挂女蘿夜深山鬼泣巖阿  
燈前重讀梁溪集字字中原涕淚多

朱文公像祠在白擔山之麓

載江南通志

祀朱儒徽國公紫陽朱子

宋季文公四世孫枋自婺源奉像來居宋村建祠山下明永

樂閒枋曾孫仲庸重建後圯徙像僧舍 國朝乾隆九年裔

孫紹修復構祠山麓迎像祀之

國朝浦起龍宋村朱氏重建文公像祠記吾里西偏白擔山  
有子朱子徽國文公像焉像以周尺準之高可七尺傳自有  
宋之季元兵躡徽文公仲子埜三世孫伯通為避地計斲木  
為公像奉之來徙號其里曰宋村至勝國初族始蕃林園墟  
墓相屬於山之陟曰仲庸曰鉞其世望也就山為丙舍像加  
飾而嚴以堂皇世無廢祀焉傳既久有為浮屠學於嵩山者  
曰正端葺寺之餘徙其羨材別構庵是山為禮佛之堂以左  
室位公像而身為庵主人蓋白擔距嵩三里而近而正端朱  
產也其言曰舍宇空走省不時至難守庵之設為像故也于  
時朱之族相與贊和而安之且二百年所矣今乾隆九年伯  
通十三世孫紹修余大母之從孫也偕其族子友頤行視恍  
然曰天生我文公後孔子而紹其統遺貌儼然而寄廬釋氏  
之門可乎乃相地之宜規為特祠為堂三楹植門屏其前楹  
如堂之數繚以左右之垣制畧具合其族人升公像奠告如  
禮禮成之日實某月某日某甲子也或問於予曰禮繼別之  
義斷自別子而止無越分焉又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因而  
葺之者是更張之則非余曰不然宋村別祖實首伯通而虔  
其所奉非越創媿何咎正端信像之功臣而寓之不於其所

其何敢弗革蓋嘗論之禮有所自止而數典於其祖則不可  
以一日廢勢窮或有時而借而力足以返其正則適於義之  
為安或又曰子朱子之祠天下之公祠也烏得褻而私之余  
又曰不然聖賢既往雖巾履之遺猶將襲而奉之其所在過  
者式焉況其像之遺乎又況其子孫者乎問者唯唯紹修曰  
修非習於禮者雖然宜有以示後人子之先我之自出著始  
末惟子宜余曰然遂記之 案乾隆庚午邑志云嘗晤文公  
裔言先人古像海內止三處一在閩之武夷一為婺源一為  
無錫即此像是也

明朱仲庸白擔山祠詠懷詩策杖閒行過碧巔長松修竹水  
淪漣秋花半吐香偏滿寒木含煙色倍妍元鶴有情隨去住  
白雲無意任迴旋追尋祠迹思先烈碑長苔衣感歲年 歎  
息先祠已數傳那堪幽草半芊芊月穿破瓦慚堂牖風入危  
牆欺豆籩狐嘯石筵秋泣雨鳥棲畫梅曉啼煙勉新輪與承  
前構敢令宮  
懸委大阡

二賢祠在祇陀里祀唐尚書左僕射李紳元高士倪瓚載錫山

景物畧不著建造年今廢

明華雲二賢祠詩遠遊集池頭温樹西風急晶晶璆琳海樹  
青天宮精舍騰蛇立露布李江南醇醪一笑空長揖積翠池  
西來青鳥珊瑚枝濯纓莞爾滄浪水舖其糟而歡其醕江上  
黃封酒橫吹鐵笛同襟期嗟嗟二公不可作瓊瓏小結丹霞  
閣春秋社鼓盍雙驂魂兮歸來夜  
冥漠涉江采芙蓉惠泉清一勺

楊長史祠在嵩山寺西 載邑志 祀明壽府長史文宏治中建今廢

明薛應旂楊氏重修嵩山寺祠碑記傳有之貨惡其棄於地  
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已也不必為已論者嘗擬其出  
於老氏而非聖人之言乃今自楊氏先祠之在嵩山者觀之  
益信其為孔氏之言而大道為公之景象雖不復見於後世  
而猶著存乎人心也初楊之先有名職者元季為無錫州同  
知洪武初與其從弟進道進禮從兄子工部員外郎德彝遇  
異僧志道於嵩山遂以山田三百餘畝施之建刹其事具少  
師姚公廣孝兵部孫公原貞記中是嵩山有寺實自楊氏始



也然楊之初意惟以其僧之可與而施之耳曷嘗有所私意於其閒哉志道則感其施因立楊氏祠以祀其先人於以示報本之意至宏治閒嗣僧不齊而山田侵於有力獻之曾孫壽府長史公文白諸官復正其疆以歸於寺而先祠如故後長史沒而祠復廢時寺僧於楊氏諸主則尙藏諸經閣而不忘厥初嘉靖己酉寺僧正端修廢舉墜因及於楊氏之祠於是獻之嗣孫縣學生澣倡率族人量材鳩工以裨僧費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楊之先復安安如禮始具宣義郎燧位於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獻工部公德彝暨進道進禮位於左謂其施山也長史公文位於右謂其復山也自茲以往楊氏之祠其殆永於茲山矣乎嗚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營以爲子孫計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盡保宗祏也故若敖之鬼猶不免於餒而房杜之子孫且至夷其先祀他尙奚說邪嵩山楊氏之祠雖其子孫代不乏人寺僧相傳之意則固宛然可掬也貨奚必藏諸己力奚必爲己哉此吾所以信其爲聖人之言而今之世猶有大道爲公之遺也登茲祠而讀是碑者其尙以余言爲然否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國朝吳賢重勒嵩山寺楊長史祠記金匱縣之鴻山言始

祖泰伯墓在焉年代久遠樵蘇不禁前明成化閒邑人楊澣成先生作墓亭表之過梅里而仰至德者因得識讓皇陵寢之尊則澣成力也歲戊子命奉簡命來宰是邑會澣成後裔都闔楊君大崧與其族人等控嵩山寺僧不法蕩廢常住飭查訊讞兼核世守錄乃知嵩山有楊長史祠爲澣成先生及其祖薦馨香處蓋嵩山蜿蜒鴻山之北明永樂時僧物外有道行澣成之先同知獻可公工部員外德彝公首捨山場二百餘畝爲建寺地僧德而祠之因復捐田百餘畝爲飯僧祀祠費閱今四百餘年寺與祠相維毘云余惟澣成處數千百年後而于吾祖之墓碑之亭之表之如此其勤今其祀蕩廢于寺僧祠又去吾祖墓不遠而吾適來宰其地吾能漠然已耶因爲出其寺之住持而以南禪寺僧名某者爲之住持俾守寺規俾謹祠事勿懈益虔楊君大崧曰寺之有祠非直爲祠計且曲爲寺計也寺之僧世保之楊之子孫亦其保之可與茲山而俱永蓋記之余謂是山碑記始於明姚少師廣孝而孫兵部元貞繼之卞戶部榮薛都憲應旂又繼之其原委詳矣防維周矣而嵩山之寺佳木蔚蔚殿廡宏敞去鴻山不二三里遠方之來梅里而瞻拜至德之墓者苦無息足之

所得是寺而休憩焉於以挹高讓之風而展仰止之思於鴻山亦不無少助然則寺與山俱永祠與寺並存不特爲山寺計爲楊祠計卽以爲泰伯之墓計也亦良便嗚呼楊之有力於吾祖也甯獨澹成墓亭之表也歟是爲記

司馬溫公祠在膠山西堠村祀宋太師溫國公光舊在東莊

國朝康熙中建乾隆十八年裔孫長源移建今地

浦起龍金邑司馬氏移建膠南溫公祠堂碑記古祀事達乎鄉國氏族有四途焉崇旌令則有典式之程仰遺澤則有功施之報景先民則有望衍懷古之教而繹遠祖則有行庭出戶日親之思前之三途官職之後一途私家子孫職之官以導化化欲遠義徵諸觀家以合宗宗欲邇義徵諸萃交神之本一而所履殊也按司馬氏望涑水自溫國文正公所生鄉始里曰高堠靖康之變北人以其後朴等去竟斷問脫而南僅二人籍越者仍在江左則嗣曾孫承事郎宗召依晉陵孫尙書覲爲館甥覲有別宅在錫距城東三十里卽今金匱境東莊也以畀而家焉後更散徙其徙不出鄉者曰北舍曰橫

塘爲著初公有英宗所賜額卽書二千四百二卷承事昇以來構堂名賜書子孫以此不忘所自雖去鄉必稱涑水其世譜云爾質史籍皆信獨宗祠之設遠未有聞一國朝康熙中東莊有廢基始卽而爲之地囂弗虔法當遷又隸祠之田四十餘畝歲久多隱族後人相與白當道釐其租且議擇所置祠者於是橫塘之裔長源起任之曰先志也買地膠南之西堠負山臨流仍邇厥宗更庭請履勘協乃選材庀匠而作焉爲閒前後皆五南向阼厚而廉高堂卍門廡旣整旣聳黝堊墜之璧於庭於閤之達石於渚次第歲事祠之基縱廣以弓計用物以枚計丈計斤計工以旬計籍其目凡費緡錢幾百有奇族之人協心觀成趣繕故租冊悉額來隸將以改歲之吉奉公位升堂咸以孝告先是有撓於列者曰祠不於慧而於膠不爲典祀謀耶假地僻爲游談衆基之謂其志將以先公稗販也請徵義爲之記以寤來者乃告之曰交神之本誠而已在易觀之彖萃之初皆言有孚是也公亦言某平生用力只一誠字誠自不妄語始心法也祭義也而二卦之象翁張異焉人或當翁而驚張驚斯妄矣公之祠於斯也義與萃宜者也嘗試卽事而徵之涑水之源流信而膠南之聲請

酬非有字之大驗乎志取以闕觀始而游談以亂萃廢非忘語之明鑑乎不妄之孚無閒遠邇公神式憑凡百仰止雖不慧而膠亦境內也而典祀能外之乎由彼則不終由此則徯應孰得孰失無愚智能辨之夫何基龍竊不自揆曩嘗從役公集名厠卷尾今又僭為公祠堂樂石之文古不云乎為之執鞭所欣慕焉文於公事靡所披述知捧土不能加泰山也謹誦其臆測于易義者以印公心法而告於其後昆其服乃祖訓無斃焉以妥斯祠也奚疚哉登歌以聲之曰於赫溫公宇宙一人以活百姓荆舒是懲以鏡千秋編年是經公彌宇宙胡適匪神唯膠及慧修眉如繪高埃于涑西埃以會烈烈忠定祠峙公背子程子言無獨有對山有竹萌寶有乳泉于芎于湘繫洞藻然明明薦信爾誠斯涓誠中有孚箴爾後賢

三公祠在鷺湖新橋

載邑志

祀明巡按御史孫慎督糧蘇松翁大

立知縣王其勤嘉靖三十六年華學士察建萬厯志云有遺

愛堂致齋所思泉亭學海書院望月樓衍慶道院 國朝康

熙五十一年乾隆五十四年道光十年相繼修葺

明華察首建三公生祠記三公者巡撫蘇松監察御史武安孫公督糧蘇松山東布政使司右參餘姚翁公吾錫知縣松滋王公也三公遺愛在錫豈獨一鄉思之而生祠之建乃自延祥始何也其民好義為諸鄉先也錫之鄉凡二十有二其閒中人以上之家有田者多無糧中人以下之家有糧者反無田立法之始豈固然哉蓋法久弊生區總里書飛詭灑派日剝月削積而至於不可勝算豪強兼并又從而虎噬蠶食坐享無糧之利而推其害於人有司催科不求其原惟事敲扑流血刻骨歲復一歲閭閻之下富者貧居者竄生者死彼壟斷之徒方且瘠人以自肥求逞其無厭之欲而不已此數窮理極人怨神怒田之不可不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願欲丈者力不能行而不欲丈者其力能沮自非上之人有豪傑非常之才卓然特立之操志在濟物不畏強禦者孰肯以身任事與有力者抗哉若三公者固其人也而又同時下車有事茲土謂非千載之奇遇百姓之大幸歟於是延祥之民合眾倡義裹糧走京師伏闕下仰天號呼極言其狀天子憐之

乃以其事下之御史御史曰民病一至此哉吾知有法耳乃檄參政使亟行參政曰吾職也田之不清糧安從出乃斷然力主其議而使縣官親其勞縣官曰是誠在我民病之不去吾何以父母為哉乃早夜以思訪求故事白之二公設總耆民十人區耆民五十有二人圖正弓手算手各四百十有四丈總耆民籍記其數時時覺察而縣官出其不意躬自覆丈使不得夤緣為姦上下程督協力一心皇皇然如解倒懸如救焚拯溺如沈疴在體惟恐不去彼有力者陽攻陰伐倏忽萬狀而三公者毅然不為之動撓之愈甚持之愈堅文移使者相望於道有力者知志不可奪乃謀奪其權王公中奇禍幾不免翁公假他事革去孫公尋亦代還將謂其計必行事可中廢而三公者蚤見豫定魚鱗有圖坵段有冊耳目昭昭井然不可亂矣於是覈出無糧之田一十六萬餘畝割去無田之糧七千餘石失業者免追呼之患掌賦者追傾家之虞積逋者脫縲綽之苦流亡者遂首邱之願雖向之專利者若扼其吭而奪之食不能無憾於其閒而小民欣然更生頌聲載道蓋四年於茲矣然孫公尚為御史不得遷翁公始復出

為按察使王公亦僅得為南京戶部主事嗚呼是無怪乎勇於任事者之不多見也頃因王公之去延祥之民重有感焉乃即鷺湖之濱建生祠列三公像作遺愛堂歲時瞻拜作致齋所孫公名慎號聯泉作思泉亭翁公名大立號見海作學海書院王公名其勤號少月作望月樓廟貌孔嚴垂休百世主以羽流崇奉香火作衍慶道院經理其事者鄉之人華察也因書於石以俟諸鄉之民庶幾有聞風而興起者國朝江之紀重修三公祠記縣令一官秩卑而任重任重則一方之內興利除弊之事無不當為秩卑則雖有欲為之心能為之才而常至於不得為一事也由縣而上之郡由郡而上之監司而藩臬而督撫層累往復動經年月委曲難盡之情一一能上達者固已鮮矣而部民之豪強者抗之以勢奇衰者敗之以謀譁張為幻者沮之以無情之囂訟上游之胥吏賓友求利而不得者又乘閒而持其短長讒言孔多中傷叵測居其上者即明知其令之能為與其事之當為而積漸之餘不能不為之搖惑往往抑之使不得行或行焉而中止而利終不可興弊終不可除如是而歸咎於令之不才於虐豈皆令之不才乎哉余讀華鴻山學士三公祠記而慨然矣王

公令也清糧一事邑之大利大害當為而不容不亟為者也然而一時之豪強者奇衰者請張為幻者乘閒而持其短長者蠱起於其閒雖王公之賢足以取信於上下固不得而禁之也然其事終底於成而民終被其澤者則巡按御史孫公督糧參政翁公之力為最鉅王公令也事關民瘼任勞任怨雖終於獲戾有不得辭巡按督糧受質成焉耳而能俯察邑令之情不奪於浮言不怵於威勢同心戮力相與共成其事至陷於禍患而不顧非有愛民之實心有知人之灼見有任事之定力其能若是哉然則王公雖能有為而三公之所以翼而成之者其賢尤不可及矣迄今幾三百年民之合而懷者猶如一日不亦宜乎三公之祠獨建於延祥鄉鷺湖口者清糧之舉鴻山先生首啟其議而分任其勞是鄉之人也國朝康熙中祠經修葺載於邑志歲久復多彫剝祀典亦曠不舉今先生族裔與其鄉之賢者醵金重修鳩工庀材不日而就凡所為遺愛堂致齋所思泉亭望月樓學海書院統還其舊觀棟宇穹隆度程工緻又捐置田若干畝藉其入以為春秋享祀歲時修理之需條約周詳皆可垂久遠以予為宰於斯請記其事予於王公媿無能為役慕孫翁二公之賢恨

不為之執鞭又嘉諸君子之懷賢好義敦厚成風能追崇數百載以前之賢上司良邑令俾傳諸弗朽遂不辭而記之至清糧之難為與其為之功效前記已道之詳毋庸贅顧舉重修三公祠記除弊難除積弊尤難事之難者非一人所能為也必有主事者以總其綱任事者以專其責親事者以赴其功本精心毅力以立斯民之命而後浮議不能淆豪強不能沮而仁愛之政以成曩嘗至鷺湖謁三公祠讀華鴻山先生所為記退而考之載籍知吾鄉虛糧之積弊痼而除弊之難也夫以三公之賢共為一事幾不能終卒得其成功則當時之強有力者變亂典章營私翫法前明嘉靖閒政事之弛見於此矣余承乏戶部仰見今天子勤求民瘼凡水旱偏災無不蠲租賑粟由大吏檄行郡縣務使實惠及民無一夫不得其所是三公者其不幸而不生於斯世以與民悠游化日也而出其精心毅力剔實除弊百折不同斯民至今猶食其德則其功為不朽矣三公為誰巡按御史武安孫公慎主其事者也督糧蘇松餘姚翁公大立任其事者也吾錫縣令松滋王公其勤親其事者也三公為民禦災捍患如築城備倭水荒請粟諸事尤昭灼在人耳目而茲祠之建則不在

此而在彼故不具書舊祠建於明嘉靖丁巳重修于今道光十年四月祠之東為堂奉三公神像孫公號聯泉故建思泉亭翁公號見海故有學海書院而堂後為望月樓則以王公號少月也其他亦悉如舊制圯者立廢者舉祭器具備田數增加焉舊以羽流住持今亦仍之凡捐貲若干緡司事者為某某皆延祥鄉人是能表著前徽不忘舊澤者故不辭而為之

案清糧之議始於崑山尚書顧鼎臣於嘉靖閒三次奏請清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錢糧唯蘇州知府王儀行之而他郡如故至嘉靖三十二年學士華察倡義捐貲俾耆老諸人赴京引例陳請世宗准令戶部議處覆行撫按轉行督糧參政翁大立專委本縣知縣王其勤丈量嚴立隱匿之禁痛懲稽緩之徒三閱月而畢事

華貞固先生祠在鷺湖旺兒橋祀明徵士棕韡崇禎閒裔孫允誠建 國朝康熙中以允誠配享

國朝陸楣華徵君祠詩徵君祠屋枕湖濱蘿月溪雲自結鄰廟貌久應齊孝子几筵今已配忠臣松筠飽歷風霜古奕葉從沾雨露新誰是西州舊賓客采薇還與荐江蘋

楊日暉祠在鴻山東南祀宋宣義郎燧明宏治閒裔孫文建

錢山長祠在磚橋南錢祀元永嘉書院山長士元明永樂閒曾

孫惟常建天順六年秋燬于火成化閒惟常子孟濬重建今廢

明吳寬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庶人特祭於寢天子尊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為廟若夫士於制既不得為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專意於先世之地此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為天下之通禮也按其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夫正寢之

東陽位也蓋法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急於事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到為而又不可不為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其宮大其室以為賓客之樂妻妾之奉子孫之計者皆是語及先世則漢平不以為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度置神主其苟簡至是雖諸侯大夫或然况乎為士若庶人者哉錢氏在江南為名族其世代遷徙攷於前人之述作可見蓋自吳越忠懿王俶納國於宋至於今餘五百年子孫業儒而為士務農而為庶如無錫甄橋之族尤盛者若將仕府君惟常既用朱子之說以祀其先至如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說是遵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既沒其子孟濬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濬以為懼既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日益眾堂成殆無所容乃即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於上其下因為藏器物若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為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諭於子遂請為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季武子許之錢氏之為此舉其亦禮之變者與蓋爽塏而不

華鴻山先生祠在鷺湖新橋祀明翰林學士察今為忠佑廟

明龔勉鷺湖建華學士鴻山先生祠堂記學士鴻山先生早踐清華參帷幄鉅才宏抱山斗于熙朝人以公輔期焉乃遭世不偶卒不究于用而徒以文章顯時其惜之其致政而歸也藉累世素封而好行其德念吾錫在江以南財賦為最大而延祥上區之在吾錫又最大長賦者特艱於力役往往廢箸先生為其鄉人乃慨然歎曰吾藉先人之遺幸躋華而食廡何忍坐視鄉之瘠而不卹乎首倡為役田之議合族之有田者使每百畝捐三畝歲斂其入以助區民長賦者收運之費通出田二千四百畝歲得米麥若干石謹司出入計役取衷由是贍私給公殷陳各足區不病役族不苦瘴先生之德

施普矣先是肅皇帝之世監司上其事下大司農未報至今  
 上之萬厯有五年先生之子伯貞仲亨具其詳再疏申請以  
 成先志得報可下有司載之尺籍世世守之最盛典也於是  
 鄉之父老族之尊宿數百餘人合詞為請於當道願尸祝先  
 生以報其德乃即鵞湖之上而建祠焉庀材鳩工為屋若干  
 楹枕阜面湖堰陂為塘割燥臨溼檜柏森蔚深蒨洞幽神所  
 憑依春秋牲牢相協厥資恪恭迺祀至日則羣族之子姓兄  
 弟享焉後先咸秩雍容裸將沃醲頽仰靈風颯然肅若舛蠻  
 彬彬乎盛哉夫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斯舉也其稱情矣乎  
 嗟乎祠事之興其來尚矣先王之制禮人得緣等以盡其情  
 所謂為之宗廟以享之者是也昔三川之民被髮而野祭夫  
 子夷之秦好尊大制黔首毋得祠即卿大夫亦過自抑殺以  
 至民間遂無廟祀漢興復古其禁遂弛自是人得以伸其報  
 本追遠之意而祀于家至歿而祀于其鄉非功德足以惠及  
 民物有不可者然則是祠之建所以揚權明德而表厲風軌  
 者豈其微哉禮曰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余謁先  
 生之祠儼若聆警效接丰儀承教於一堂之上令人不能不  
 起羹牆之思徘徊久之師伊等請余為記蓋余與先生季子

儀部叔陽君為同年友而仲子中翰君又嘗從余遊知先生  
 最深因敘而記之復竊取闕宮之義為之歌以侑享焉其詞  
 曰新祠奕奕松柏有舄春禴秋嘗以報明德籩豆若芳犧尊  
 將將歿而不朽永祀于鄉唯惚唯恍我將我享不有明德吾  
 將安仰惟德無愆福祉永延以嗣以續於千萬年 王穉登  
 華學士先生祠堂碑在昔世皇朝學士華子潛先生以文行  
 高受上知幾當爰立之命會讒者阨之遂家食以老弗竟其  
 施而施于其鄉者獨役田均田事為德甚鉅鄉之父老子弟  
 人人願尸祝公公謝弗居而割地建祠祀三公三公者御史  
 中丞大立直指使者慎無錫令其勤也夫役田均田之議公  
 倡之三公者奉上德意踵而行之功不得出公右祀三公者  
 公意祀公者父老子弟意也公既歿鄉人德公益深上其事  
 于郡邑大夫大夫下文學博士議議曰故翰林學士華公釋  
 褐登朝讀書中祕既補合香之署復直然藜之館典試南服  
 士稱冰鑑奉使朝鮮遠人嚮風南金東箭之琛不漏於網羅  
 元菟樂浪之壤率歸於鼓舞簡自上心將登政府讒人罔極  
 拂衣雲卧使才猷結約弗光於世而特軫念桑梓興惠里閭  
 捐膏腴助踐更而後族人無破產搜伏稅給公帑而後窶者



無流亡築城之役微公輸金孰俾寇來不得上乎斬關之盜  
微公投鑰孰俾翁危竟無恙乎疏泉藝石不過消其壯心飯  
糗衣布莫非稟于至性易簣之頃私語不及蓋棺之後公論  
益定夫有功于民則祀有德于民則祀載之彝典陳之方策  
于功于德公靡不有而使鐘虞闕然烝嘗乏主何以稱陛下  
崇報之意慰鄉人思慕之情況三公有祠公獨未建是先河  
後海不稽於古訓甚非所以尊事往哲風勵元元也議上郡  
邑大夫皆報可然後里人率金買地鷺湖之濱若干畝蓋屋  
若干楹門廡堂寢之制俎豆鐘鼓之設無不燦然大備與三  
公之祠並垂不朽矣祠成而虛其石之文以屬不肖不肖不  
習功令讀公癸卯歲所為程書當世無兩其所取士當世亦  
無兩無論其他即官尚書者七人矣既乃習為聲詩讀公所  
著巖居稿蕭寂簡淡不事粉澤若禪家三昧仙家九還每置  
一編以代衡論既又習其仲子祕書君時一過其家吟隲必  
耕耨堂宇必掃除花竹必溉培圖書必度列倉庾困篋必注  
籍牛羊雞豕必埽笠米鹽醯醢竹頭木屑必蓋藏封識子弟  
視客猶視父兄也僮奴視客猶視主人也祕書君父子並折  
節為恭儉彬彬善文修長者之行于是歎學士先生之詒謀

不可及哉江左自六代以還人尚風流蘊藉以文采聲華相  
誇競而無當於世務泰者漿酒臠肉鮮車怒馬哀箏急柱以  
聾其耳粉黛柔曼以盲其目卿士大夫之子孫不再世而輿  
臺厮阜矣惡覩夫王謝崔盧者哉蓋公以司馬德操法鑒士  
以計然法起家以邴曼容法居官以東方生法玩世以柴桑  
襄陽公法為詩以萬石君法遺子孫而其為德于鄉之人即  
仲弓彥方未易優劣也系之銘曰於赫先生英挺天植為雲  
為龍光此王國始登石渠既即粉署何謂詞臣而善吏事銅  
龍復入白虎再召五經異同百氏讐校郡國上瑞儒林交頌  
臣不為讖諛言安用奉詔元菟褰裳鴨綠卻費拒賂遠人胥  
服典文南省得士實多琅玕珊瑚不遺網羅射工在前貝錦  
在後黃閣竟阻青宮不授未究于國爰施於家陶朱養魚邵  
平種瓜周急賑貧散金發粟親疏罔間贍我邦族堅堞禦倭  
無戕我民厚橐子盜無傷我親里有大猷流亡相繼乃割膏  
腴奕世永利邦有匪賦豪右眈眈乃議畫一窶人孔安為德  
則那而不自有雖不自有播于眾口眾口不約眾心不謀宜  
示尸祝百禩千秋博士上議大夫下檄新廟有嚴俎豆是飭  
鷺湖之陂其水泱泱采藻采蘋于筓于筐霓旌爰降鶴馭戾

止吹簫伐鼓婦子咸喜南齊顯孝  
皇明顯功華兩先生異代同風

安我素先生祠在垓村載邑志 祀明贈光祿少卿希范 國朝乾

隆五年建

王節婦祠在甄橋

載邑志

祀王希裕妻呂氏雍正六年節婦孫史

鑑建

泰伯梅里志卷五

東院道士許均鑄覆校

泰伯梅里志卷六

江蘇候補知縣署金匱縣知縣禎字後裔保山吳 熙編輯

邑人安起東 原稿 邑人過 鑄 參訂

浦傳桂

劉繼增

泰伯廟住持上清宮提舉許巨楫校刊

第宅

書院附

東莊在尤圖宋尤莊定脩別業明洪武十三年味菜翁居敬加

闢構書香堂孫謙又構梅花書屋及半隱堂

尤謙梅花書屋上梁文門前五柳獨高隱逸之蹤堂下三槐  
猶注功名之想梅花別墅主人尤謙浮沈田里來往江湖五  
車書不解驕人七寸管儘堪豪我當年題柱歎結駟以無媒  
邇歲擔囊擊敝裘而有淚且索枯腸小尋敬脚賣三五篇文

字博得幾貫金錢講一兩葉春秋收取數張寶鈔巧經營全  
憑三寸舌苦積累欲安七尺軀於是負郭膏腴迴溪形勝小  
堂初構摹杜子之浣花荒徑新除學郭生而種樹信是清閒  
境真成安樂窩寫數行輦輓之詞申一時棟梁之頌拋梁東  
三唱天雞曙色紅儘可忘機伴鷗鳥何時得兩作蛟龍拋梁  
西上世河陽花滿枝亭外短航來問字階前長石坐題詩拋  
梁南簡點園林事事堪三畝梅花皆結子一團芳草是宜男  
拋梁北草聖花神去朝夕醒覓青州從事家醉歸錦里先生  
宅拋梁上彷彿紅光高萬丈經史填平椰子心文章洗盡葫  
蘆樣拋梁下一曲溪流繞田舍清波釣得白魚肥綠野耕餘  
黃犢暇伏願上梁之後門無俗客案著新書藝竹澆花領不  
盡眼前佳景吟風咏月永相忘世外浮名蒸嘗無乏四時中  
幸得免若敖氏之饑婚嫁有儲十年後兼可畢向子平之債  
老夫婦如賓如友梁孟齊稱小兒曹學古學今談遷接武  
明呂敏贈味茶翁詩選居在東郭溪水日迴流小徑三竿竹  
清風兩鬢秋雲窗朝散帙月渚晚垂鈎軒冕非君願漁樵幸  
我儔園池新雨霽吟眺更何求 錢仲益次韻詩卜築迴溪  
上茅堂枕碧流遇晴時訪舊見月喜吟秋對奕須知已垂綸

不著鈎燠寒惟自歷介潔許誰傳共羨王孫美清夷無妄求  
文徵明題半隱堂詩悠然無繫太平民廊廟江湖去住身  
小築村居還近郭偶拋塵事不違親淵明自適躬耕志郭泰  
元非避世人一笑直須隨我分逃名溺利總非真 都穆詩  
平生城市畧經過出處年來意若何歌罷考槃心似洗知君  
還是楚情多 祝允明詩晏嬰居市近巢父入山深朝野亦  
何定行藏豈有心穿風試新屐倚檻  
矚遐林為問終南事除書可檢尋

清閣閣載江南通志在祇陀里元高士倪瓚故居旁列碧梧奇石設

古尊罍彝鼎法書名畫其中生有潔癖閣前梧石日令人洗  
拭秋風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不受點污客非楊  
維禎張雨諸人不得至他有雲林草堂朱陽館蕭閒館雪鶴  
洞之屬以清閣為最勝西神叢話云清閣閣制如方塔僅三

層耳高比明州之望海方廣倍之啟窗四眺遙巒遠浦盡在  
睫前而雲霞變幻彈指萬狀窗外巉岩怪石皆太湖靈璧之  
奇碧梧高柳蔥蘢煙翠涼陰滿苔風枝搖曳有若浪紋閣左  
有二三古藤蜿蜒盤曲恍如木棧入戶白屏有王學士彝齋  
題句云蘿挂樓臺扶客上鳥鳴窗牖喚人來所列多三代彝  
鼎古琴一張比時製短半尺漢以前物也二王真蹟六七卷  
其餘法書名畫以百數逾半皆宣和秘物其什器如井欄藥  
臼食櫃水槽鐙釜盆盞長几圓案皆出名斤奇斧雲林草堂  
備極煥麗扁曰雲林而無堂字雲字摹天台白雲寺額林字

摹廬山東林寺額皆王右軍書大小勻適宛似一時揮灑

倪瓚春日雲林齋居詩池泉春漲深徑苔夕陽滿諷詠紫霞  
篇馳情華陽館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盃階下松粉黃牕閒  
雲氣暖石梁蘿薦垂翳翳行蹤斷非與世相違冥棲久忘返  
與張貞居雲林館燕集分得春字詩青苔網庭除曠然無  
俗塵依微樵路接曲密農圃鄰鳴禽已變夏疎花尙駐春坐  
對盈尊酒欣從心所親清閣閣詩眼見藤梢已過牆手拈  
書卷復堆牀閒臨水檻親魚鳥欲出柴門畏虎狼冠製不嫌  
龜殼小衣裾新翦鶴翎長從來任拙惟疏懶一月秋陰不下  
堂雲林草堂詩春水鳧鷖野外堂山園細路橘花香棲棲  
身世書盈篋漠漠風煙酒一觴豈謂任真無禮法也須從俗  
著冠裳不營生產人應笑竹本桃栽已就行蕭閒道館聽  
袁南宮彈琴是日風雨蕭然有感而作詩玉琴轉清亮風雨  
更飄颻疎桐蔭高館朱槿耀芳條生物曷可遏撫事發長謠  
弱齡陪清譙櫛髮想垂髫相見日以老離居夢且遙秋江眇  
雲水去鶴影搖搖蕭閒館夜坐詩隱几忽不寐竹露下冷  
冷青燈澹斜月薄帷張寒廳躁煩息中動希靜無外聆窅然

玄虛際詎知有身形 元楊維禎雲林草堂答元鎮次韻詩  
坐斷深林事不聞西窗風日愛餘曛舊經高赤尋三傳新詠  
山王削五君翠篠侵牀落蒼雪石池洗硯動玄雲東鄰書屋  
最相憶莫遺草堂移浪文 陳方題雲林居詩門前灌木春  
啼鳥屋裏長松夜宿雲翦得蒲苗青似髮燒殘香篆白成文  
偶同杜老惟耽句遂訝顏淵不如輩境勝固應天所惜品題  
瀟洒最憐君 又詩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纔  
立簾文波細細又疑牆影雪陰陰竹搖棊几常開映花落藜  
牀獨抱琴不謂世閒能得此恍然飛屨駐仙岑 釋良琦題  
雲林居詩每憶雲林子隱居清且閒裘裳采芝秀倚杖看秋  
山微雪松陰暝青苔石上斑韓康偏有意時復到柴關 明  
高啟寄懷雲林草堂詩名落人閒四十年綠蓑細雨自江天  
寒池蕉雪詩人畫午榻茶煙病叟禪四面荒山高閣外兩株  
疏柳舊莊前相思不及鷗飛去空恨風波滯酒船 華雲雲  
林故居詩點點寒鴉復叢竹淒涼隔斷春紛郁吟壇半出白  
雲層古碑無字眠蒼麓至今白屋稱名家綉毬落盡雙邱花  
美人陰堂渺何許楸梧岑寂山谿斜漠漠西風渭城暮荒荒  
秋草咸陽路秦宮漢苑總成原醉歌立待東齋曙 王永積

和華補菴韻詩憶昔題詩曾刻竹寶鴨清煙生馥郁碧梧回  
映草堂開纖塵不敢汚山麓飄颻風雨忽辭家梵宮琳宇開  
春花廿載芒鞋霜鬢老一身湖柳夕陽斜谷口還歸歲云暮  
片片白雲橫舊路狐邱兔穴幾家存滿樹啼鷗天欲曙  
國朝惠有孚春日過祇陀村雲林舊居詩古寺藏深竹空村  
落野棠門前新柳色閣外舊山光鐵笛扁舟共玉峯詩社荒  
昔人多避地憑弔益蒼茫 朱廷鑑倪高士雲林故居詩抱  
潔竟何往煙霞與卧遊嬾非充隱逸高不事王侯心跡雙清  
絕江湖萬古流故林還似畫澹澹片雲收 顧光旭清閣閣  
詩溪上問雲林蒼然帶遠岑古琴松影靜明月桂叢深池館  
青霞上江湖白髮侵從  
來天下士空谷有遐心

春艸軒載邑志在隆亭為元華幼武奉母之所取孟郊遊子吟詩

語名之元季燬於兵其裔孫別築於鵞湖之通源橋今亦圯有堂曰貞節堂以母節得

旌而作幼武讀書室曰樓碧軒

元張翥春草軒記華為毘陵望族都事君子舉初以材薦得宿衛武宗朝勤敏靖共著稱環列一命為功德使司都事居亡何告病南歸歸五月而卒年二十有六夫人陳長君二歲而寡一子幼武三歲二女復幼迺自誓不再適屏膏沐躬饋祀其事舅姑盡敬養之孝其待姻族盡敦睦之愛其治家業盡艱難之勞使都事君之緒有引無替而是藐諸孤教撫成立為賢子子復四孫皆嶄嶄知讀書歲時奉觴前為壽夫人神清氣強宴怡以樂州里父老相與歎美為狀其實有司以聞于朝後至元二年中書表其閭有司因名之曰旌節里嗚呼天於貞賢之報信必至此而後申之也惟幼武每痛先人之蚤世其嗣續幾絕微夫人將無以至於今休迺構堂曰貞節軒曰春草堂則夫人居之軒則幼武奉親之所周旋也於是翰林黃公晉卿為銘于堂顧謂是軒不可以無紀來請子文予觀夫天地之間芒然而生庶然而滋者唯草為多而為物固微也方其土膏脈發勾折萌達孰非春陽之所育暉光之所被而一寸之心亦得夫天地之心以生則是草宜亦有報春暉之心矣彼葵藿之傾太陽君子謂其向之者誠而況人乎況於孝子慈孫乎昔孟東野發興於慈母之線游子之

衣而致意於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之語深得古風人之旨讀是詩者孝感之心蓋油然而生矣然以規游子可也今幼武家居奉母雍容軒中而猶有取於此則其報親之心無窮期也無窮期也心果止是乎哉必也孝子潔白如雅之白華使其身立其名揚其親顯所以期於幼武者又在乎此不既重且遠歟幼武起謝曰然遂為之書幼武字彥清至正七年立夏日 干文傳貞節堂記余昔忝朝蹟預修宋遼金三書見舊史所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未嘗不起敬起慕玩繹再三筆之於冊蓋以其有關於人倫風化也既歸里中華子幼武過予拜且言曰幼武不天先子由都事以疾告歸卒於家時幼武未及齒母陳甫廿有八銜哀茹痛勉畢襄事撫幼武泣曰吾不幸喪吾良人幸而有子保養而成就之俾不墜先業吾之願也其自誓如此後三十餘年始終如一節鄉里具其事於州若府州若府上之風紀之司覈如所舉遂聞於朝至正二年命下署其門曰貞節華婦陳氏之門一日母謂幼武曰向也吾自誓時嘗指爾言是藐焉者其能有立乎指室廬田畝言是輪焉井焉者卒能守而不失乎指所樹桑與梓言吾獲與遺孤見其愈久而愈茂乎皆未可知也不自意

式克至於今日惟爾之身齒壯而嗣蕃吾抱孫焉爾宅爾田不廢且有衍桑之植加多梓之材益偉可不知所自哉庶幾念其始圖其終而父爲不死矣幼武謹受教退則以旌其門者名其堂曰貞節求學士大夫表章之今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辱爲之銘獨未有記其事者敢拜以請余旣嘉華婦之節幼武之孝遂不復辭考之西漢潁川俗號難治強宗大族相與爲奸欺二千石莫能制則爲鉅簡鈎距之術探其姦而窮治之旣而朋黨化爲敵仇而俗尙告訐矣於是繼之者病焉則爲立學官導以禮讓而又詳其條教人便安之最後王霸至郡因其跡而大治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郡守聲名聞於朝廷馴致大用列於史傳至今猶想望其風采嗚呼休哉無錫吳泰伯延州來季子恭讓之地也世道日趨時不古若鉅簡鈎距無亦嘗爲長民者累歟誣陷斥訐習以成風政是以駁民益以難理此非布條教具禮讓相率以孝弟貞順之時耶華婦貞節幼武克孝甚矣有關於民風也誠有善勸導人如次公者焉必將自華氏母子始若夫母訓之嚴家道之正則幼武前所言信而有徵因以記斯堂并告夫今之長民者 鄭元祐貞節堂後記都功德使司都事無錫華

君之室人陳氏年二十八喪都事君君歿更三十一寒暑而夫人亦已老矣至於是而都事君之貲產薄者厚遺孤幼者壯孫且授室里父老以夫人之貞節至於是則可以暴著於天下矣乃悉其所見貞節之實言于有司有司轉以聞於朝省朝省下其事于無錫州州爲表其閭里云都事君方歿時其孤幼武甫六歲夫人爲女爲婦皆大家能痛自刮磨富驕華旣大族中表內外無慮數百人夫人哀死事生雖纖悉必中軌度教其子使之循循雅飭委已於學夫人每帥婢媵蠶績紉紡時節晝夜有恆式不少置幼武旣長則時勸其母且少休夫人則曰民勞則善心生季孫母吾師也幼武齒日長學日進思所以奉其母者無不至於是扁其室曰貞節堂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于公爲作貞節堂記其於夫人潔白之懿行堅凝之苦節稱頌贊述蓋已無乎不備然而幼武猶屬後記於遂昌鄭元祐今夫馭車以行陸操舟以涉川其始也有兢慎之心無銜楸之患何往而非安坦之途及乎中道操者肆馭者倦而始有不虞矣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夫人之粹德懿行雖稟於天者使然要自都事君之歿三四年之閒終始一揆其於貞節固將照映今古幼武之於斯堂

也每於歲時率其親友奉觴再拜爲夫人壽其歡欣悅懌之意上有以裨民風下有以範簿俗夫豈易易於言者所能哉昔李文公傳高愍女楊烈婦屬辭不媿史遷今公之記斯堂也何以異乎若夫後記之作則歐公之門有徐無黨在幼武字彥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記陳方棲碧軒記浙西之地水多山少常於浙西數郡之閒而山尤少自晉陵竝西而南蜿蜒靡迤或起或止至無錫而山之最著者惠山也然無重巒疊嶂之紆亘深溪巨壑之險阻峯然起於平地如奔鯨逸馬不可羈而留也餘則散於四封之中瓜蔓相接大率隱隱皆培塿形孤勢薄他郡之山可孩而撫之又自惠山之東沃壤夷衍相去三十里而遠其山之匹於惠者曰嶽山亦無曲折之美竄窳之雄直望之而可喜耳距兩山之所向其地曰梅里華君彥清家焉始余之未識彥清也有人持其棲碧軒詩一大軸從余觀之余見其所圖之水石清美也喜曰無錫之山有是哉余昔過其境而見者甚少而淺近未有如圖之清美者也近年余爲其家童子師由是問所謂棲碧者然後怪其所居之平且曠也何取於李白問余棲碧山之詩彥清謂余曰古之高人逸士野居而澗處者未必皆山也使可畊

之地可安之廬長林美竹雜花豐草而得與世相忘足矣奚俟夫山之深且秀哉夫棲於山者又未必皆知山之爲可樂如知山之可樂則居雖無山常若居於山也况吾居之西則惠山界其右東則嶽山峙其左雲霏朝夕之變態風雨晦暝之異狀未嘗不接於吾目也夫於山之尤少之地而有以暎帶於戶限之前則棲碧之名不爲虛也然則在山者不見山惟置身於其外者能見之若棲碧者其能見於山之外者歟余知彥清之志者也聞其言而是之彥清固請余記於是乎書彥清名幼武孝謹而和易雅好文章與余友後至元二年十月一日記黃潛貞節堂銘節婦陳氏無錫華君子舉之室也子舉弱冠登畿未至立年而遽不祿節婦甫二十有八自誓靡他今三十餘年矣節婦既老而子舉之遺孤幼武亦克自勵爲佳士有司旣表其門曰貞節之門幼武卽以此扁其堂徵銘於予蓋凡可以顯其親者無不爲也銘曰婦不二天人道之常節至於苦亦何可長惟甘於節百年一日恆其德貞斯婦之吉行修於家匪斲人知扶善導民是在有司爰旌其門表於州里華榜大書彤管有煒化行俗美比屋可封罔俾柏舟專美國風我銘斯堂光昭令譽壽考維祺永保貞



固  
 元楊維禎春草軒辭春暉庭下春雲暖春草軒前草長短中  
 有百歲宜男花一色青蚨綴枝滿青蚨子母不斷恩草有靈  
 芝生孝門春暉照人春不老芝草闌干芝有孫當時夢生芝  
 草綠瓊圃琅玕棲別鶴孤兒日長草忘憂錦裯護兒如護玉  
 春菲菲草油油千金俊馬五華裘吁嗟兒兮無好遊銅駝陌  
 上春風愁草萋萋春杲杲遊子歸來在遠道庭前何以報春  
 暉身上青袍照春草 胡助春草曲春風如水流春草生芳  
 洲遊子有遠志居人無別愁居人伊誰華氏子不出庭闈奉  
 甘旨可憐遊子萍相似春愁草綠千萬里衣兒母線春風吹  
 春暉滿堂草菲菲遊子歸來慈母喜階前門草爭兒戲 潘  
 純詩兒居春草軒母坐貞節堂貞節日以甘春草日以長恩  
 深夜雨潤愛重朝日陽青青一寸心不為霜露黃 鄭元祐  
 春暉美華孝子詩陽春有暉物具是依何獨寸草春陽載微  
 菲菲芳草沐沐春陽德澤之溥寸草之長子之於母其恩莫  
 大鞠育成人恩等覆載兒之出矣念兒衣單為縫為紉惟恐  
 或寒是意之微孰為識者有唐詩人孟氏東野華彥清父奉  
 其母儀春草名軒本平孟詩嗟彥清父慨親早寡奉母斯軒

飲酒伐鼓有孫在膝有孫授室兒在母前諸孫林立母喜謂  
 兒爾父歿時天高地厚熒熒孤嫠安知今日孫又抱子是皆  
 爾父積慶有此兒聞母言悲喜盈襟歌我聲詩以慰母心  
 王逢詩龍庭華母長壽考即所軒居種春草寸心初存天地  
 先百葉未與風霜槁草之在山卻甚小慈竹青陰護來好錦  
 帷微動博山煙瑤池飛下西王鳥我嘗登堂拜母畢母言孀  
 年二十七孝經論語親授兒好禮能詩見今日人生莫不知  
 愛親君家驩樂難具陳烏鳶螻蟻方滿野膝前魚筍朝朝新  
 客觴阿母母囑子有客有兒家不毀兒持壽觴客載歌白髮  
 如心照磻水 陳基春草辭當軒不栽花只種忘憂草栽花  
 恐傷春草根草色年年為親好東方日出芳菲菲堂上阿嬈  
 堂下兒兒來為壽阿嬈喜何用遠遊千萬里春草種易生春  
 暉報難極不將春草報春暉且著春衣舞春日舞春日樂未  
 央阿嬈壽隨春日長教人愛殺雙蝴蝶歲歲飛來入畫堂  
 李孝光詩春草何離離春陽何遲遲萬物沐膏澤百草獨光  
 輝光輝被下土天公本無私男兒生身長大賢知母恩未報  
 何用兒為何以報母手中線冬温枕席夏揮扇 高明詩蘿  
 蘿庭際草皜皜陽春暉淑氣播嘉澤勾萌悉榮滋元化雖無

言寸草心自知常恐霜露零春暉報無時願言慈母線永託  
遊子衣衣綫有零落母恩無終期 築室在近郊開軒面平  
岡前榮列賓友中房鼓琴簧綵服及春日奉觴升華堂醴酒  
既嘉栗肴蔬亦芬芳流景雖易邁春暉豈能忘竭此寸草心  
以慰慈顏康 段天祐春草軒詩春草軒前好花柳華君奉  
母來飲酒吹笙伐鼓歌嬋娟華君捧觴母長壽倚嗟世人皆  
有母華母苦辛世無有韶年來登君子堂縫紵衣裳事箕帚  
結縈而後五見春君子去為觀國賓尊章已老兒幼穉主張  
門戶在一身星霜荏苒歲年變君子歸來命如線文窗愁絕  
舞鏡鸞繡梁悽斷傳書燕書日悲啼夜飲泣萬感攻中百憂  
集忍哀茹痛強自持顧護孤兒到成立孤兒成立稱華君能  
詩能禮兼能文清温甘旨具朝夕純孝之名鄉黨聞德音汪  
濊降天咫桓表亭亭樹閭里從此鄉人謂華君非有此母無  
此子華君拳拳返哺情四顧世上邱山輕升堂日誦孟郊句  
開軒手題春草名春陽一日被百草大叢小叢顏色好華君  
願作芝與蘭披秀舒英發天藻芝為世瑞蘭國香採之擷之  
貢明堂願言持此報春陽 張雨春草軒詩風月無邊家慶  
裏滿庭春草綠芊眠謝池得句元非夢孟母遷鄰果爾賢沈

橋井中香不斷樹萱堂北翠相連笑看書帶傳書種箇箇萊  
衣舞壽筵 陳謙遊子吟為華彥清作母愛兒比瑤草百花  
原頭春浩浩結綠縣黎總非寶朝居目前暮懷抱頃刻相違  
作憂惱兒兮勸爾無出遊忍令母心日夜憂紉衣一針一度  
鈎針綫不比心綢繆兒嬉門草拈春縷綠縹青蔥不堪數楚  
人只解歌王孫萋萋乃有子母恩徂徠松淇園竹人言長生  
勝宅木千年萬年春草綠 張世昌詩人與天地參所重惟  
三綱秉彝均此善擾擾胡棄戕猗嗟華氏母婉婉夙自將笄  
年配君子淑譽流閨房夫為京華客馳騁功名場妻獨撫孤  
穉愁悴銷容光一朝載疾歸飲餌瞑弗嘗生死遽永訣啼號  
摧肺腸感念柏舟誓守節如其姜孤兒漸長大教育遵義方  
劬書習禮矩性行粹且詳德門天所慶福澤來滂滂子心孝  
不匱怡愉奉高堂州府上其事旌褒稽典常長吏植桓表親  
朋稱賀鴈溪山亦動色閭里增輝煌嗟彼寸草心猶思答春  
陽母恩誠罔極報効甯可忘睠茲詩禮胄家法宜允臧婦能  
抱貞信夫死如不亡子能養親志慈顏多樂康盛事播遐邇  
頌咏哀篇章願寄采詩官百代傳馨芳俾此春草軒名齊河  
岳長 華幼武春草軒對月詩昔年阿母冥秋期滿地溶溶

月色遲今夕光輝徒有淚一天風露不勝悲良辰荏苒思無  
 極瘦影伶俜舞向誰夢出桂華窮碧落聲容彷彿在瑤池  
 貢師泰貞節詩清風被芳甸白日照華堂堂中有令母孤貞  
 厲冰霜紅顏忽已萎白髮壽而康方伯陳懿範熙朝錫褒章  
 凱風傷衛母柏舟誓共姜皇皇太史書千載同耿光 楊鑄  
 詩錫山有茶還可茹錫山有槩誰云苦人生最苦定如何試  
 聽我歌歌華母良人早歲事君王可憐玉樹颯凋傷春天淚  
 洒梨花雨秋夜魂消蘭葉霜三十餘年懷苦節兩鬢青絲已  
 成雪紫誥金花聖主頒華堂翠榜名郎揭共姜旨誓古稱賢  
 誰能為續柏舟篇何時升堂酌春酒載詠錫山為母壽 曾  
 堅貞節篇齊姜爾毋譁衛姬爾勿諠屏爾妖以豔聽我貞節  
 篇貞節出東南高門喬雲連門上縣大字敕書下天邊門中  
 建大宅堂宇何穹然幽窗疏而閒燠室靜且便琴瑟既不御  
 絲麻仍在前嚴嚴白髮母膏沐久棄捐趨庭子若婦婦順子  
 更賢愉顏奉甘旨禮節能周全清晨具殽食烹膾赤鯉鮮母  
 乃太姬裔豐容比飛仙皇畿功德府夫子贊其權中道折比  
 翼寒霜凜炎天臨河洗紅裝對日擿金鈿何以喻貞心南山  
 石非堅歲運忽推改於今三十年天道有顯報母壽名既傳

作歌在京師庶以風入埏 吳壽仁貞節詩蓼莪廢已久南  
 陔誰復論有美華君子扈從爰駿奔宮車蟄雷殷周廬列星  
 分泥潦集秋雨霜風澹朝暾一朝忽邁疾首邱竟逡巡嗟哉  
 未亡人號慕徹晨昏熒熒撫孤弱今者及抱孫清朝樹風聲  
 貞節旌高門高門非所願將使薄俗敦流芳弦上箭千載青  
 史存 明劉衢題貞固春草第二軒詩森森喬木蔭衡門堂  
 下椿萱生暖雲媿我無從追薄養羨君有義答深恩巢鳥哺  
 母猶思報人子忘親奚足論想見君家多積德致能流澤到  
 兒孫 國朝陸楣題鸞湖春草軒詩旌門綽楔連雲矗至  
 正之年見華屋投釵井壞生莓苔春草年年為誰綠鸞湖重  
 構草堂新忽忽幽吟閒歌哭遙尋往轍歎滄桑近為君家感  
 風木憶昔湖干全盛時滿眼鶯花正芳郁可憐時節易飄零  
 寂寂幽蘭寄空谷誓託松筠共歲寒那堪桑梓旋傾覆漆室  
 憂時淚已深萱庭愛日情何足是時烽火殷江天故國魚龍  
 有蟄伏不隨雞犬到新豐稍喜山川辨殊俗范蠡船頭煙水  
 長鄧尉山路梅花馥雨笠煙蓑野父儔葛巾草履遺民服畱  
 客何曾鬢髮空采薇先飽高堂菽勝事流傳足畫圖佳篇贈  
 答皆耆宿一朝卧病向江村三徑蒼涼剩松菊衰親垂白兒

垂髻月杵霜砧對幽獨冷落騷壇姓字存叢殘詩卷塵埃束  
廿年門巷重依然有子能將父書讀經營遺草付汗青髯鬚  
羹牆展眉目客來撫卷共高歌昱昱寒芒動殘燭湖波乍咽  
風冷冷林花欲飛雨簌簌閨厄黃楊舊品題栖碧山人有遺  
蜀君家節孝本淵源天地休光定往復即今佳氣盈庭除翮  
翩燕子來新築我亦私情戀烏鳥臨軒為子歌獨漉

歸耘軒在膠山南江陵知縣徐伯樞歸隱處

元倪瓚徐伯樞歸耘軒詩歸耘向何處近在東膠山白雲宿  
虛牖釣艇當荒灣彈琴送落月濯纓弄潺湲寸田勿稂莠所  
願勤  
治芟

真賞齋在鷺湖東沙涇明華夏所構以藏古書畫彝鼎

明文徵明真賞齋銘真賞齋者吾友華中父藏圖書之室也  
中父端靖喜學尤喜古法書圖畫古金石刻及鼎彝器物家  
本温厚菑畚所入可以裕欲而於聲色服用一不留意惟圖  
史之癖精鑒博識得之心而寓於目每餅金縣購故所蓄咸

不下乙品自弱歲抵今垂四十年志不少怠家坐是稍落弗  
恤而彌勤余雅同所好歲輒過之室廬靚深度閣精好譙談  
之餘焚香設茗手發所藏玉軸錦幪爛然溢目法書之珍有  
鍾太傅薦季直表王右軍袁生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起  
草王方慶通天進帖顏魯公劉中使帖徐季海絹書道經皆  
魏晉唐賢劇蹟宋元以下不論也金石有周穆王壇山古刻  
蔡中郎石經殘本淳化帖初刻定武蘭亭下至黃庭樂毅洛  
神諸帖則其次也圖畫器物抑又次焉然皆不下百數於平  
富哉今江南收藏之家豈無富於君者然而真贋雜出精駁  
閒存不過夸視文物取悅俗目耳此米海岳所謂資力有餘  
假耳目於人意作標表者嗚呼是焉知所好哉若夫緹緡拾  
襲護惜如頭目知所好矣而賞則未也陳列撫摩揚摧探竟  
知所賞矣而或不出於性真必如歐陽子之於金石米老之  
於圖書斯無閒然歐公云吾性顓而嗜古於世人之所貪者  
皆無欲於其閒故得一其好翫而老焉米云吾願為蠹書魚  
遊金題玉躩而不為害此其好尚之篤賞識之真孰得而閒  
哉中父始是銘曰有精齋廬翼翼渠渠爰成用儲左圖  
右書牙籤斯斯鈿幪斯飾迺緹斯襲于燕以適適如之何維

衍以遊金題玉躔瑄璧琳瑯品斯隲斯允言博雅誰其尸之  
中父氏華維中父君篤古嗜文雋味道腴志專靡分斷縑故  
楮山鑄野刻探蹟討論手之弗釋亶識之真亦臻厥奧豈無  
物珍不易其好維昔歐公潛志金石亦有米顛圖書是癖豈  
日滯物寓意於斯迺中有得弗以物移植志弗移寄情高朗  
弗滯弗移是曰真賞有賢中父奇文是欣少也師古老而彌  
勤新齋翼翼圖籍祁祁後有考德視我銘詩  
高士奇江邨銷夏錄晉右軍王羲之袁生帖宋宣和御府收  
藏月白簽御標晉王羲之袁生帖七字泥金楷書晉字微有  
剝損黃絹隔水右邊鈐印長方雙龍璽二方御書瓢印一方  
本帖之右圓雙龍璽一方宣和連章一方帖左政和宣和二  
璽鈐印長方雙龍璽二方政和連章一方後有內府圖書之  
印未有真賞瓢章華夏藏印蓋錫山華氏故物摹入真賞齋  
帖者以火前刻本較之毫髮不爽  
明華察歲晚過夏姪真賞齋詩歲晚得招攜歡然一解頤松  
陰雲自宿雪意鳥先知開閣愜真賞論文祛故疑殷勤詎能  
別寒月下前墀 又題東沙草堂詩春風湖上偶相尋花徑  
逶迤草閣深鍊藥自調丹火候枕書常卧琴梧陰逃名已得

全身術博物聊存好古心白髮  
追從甯厭數阮家修竹舊成林

錢孟清宅在甌橋中有景婁軒續夢綵堂

劉昌景婁軒記錫山錢承事孟清問君子所以自處與處人  
之道於劉子劉子曰古之君子其自處也甚高而處人則自  
卑在易地中有山謙而卦下之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其九  
三爻辭亦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詩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而謙之卦辭爻辭皆曰有終吉以山天下之至高者也君子  
之自處儼之而在地中則有而不居卑而不踰無揚已自露  
之失而得謙卑自牧之道是以事克有終而為吉此君子之  
自處與處人者之道也孟清曰然則吾將學愚乎劉子曰愚  
者顏子之所以為賢也以之自處則高矣而非所以處人也  
人將以我自儼於顏而近夸也曰然則吾將學魯乎劉子曰  
魯者曾子之所以為賢也以之自處則高矣而非所以處人  
也人將以我自儼於曾而近矜也然則奈何劉子曰亦守夫  
謙而已矣孟清歸三月以書來曰吾從君言而事謙人以橫  
逆加我也吾將奈何劉子曰孟清盍亦自反也而在吾者有

而不居卑而不踰用以自牧而無以自露其橫逆猶是也則彼固自妄也而吾何校也既又三月而孟清乃復求見劉子而言曰吾觀史竊有慕於婁貞公師德之耐事人有忤之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教其弟唾面使自乾不幾於君子之所謂卑以自牧而無所自露者乎吾將以是而待橫逆之加我者而恐橫逆者猶是也君子豈復有說而可以愈於此者乎劉子謝不敏既而曰庶乎是矣充是以往可幾於犯而不校者矣而其自儼之高固自存而謙卑有終之吉將益彰矣昔人有慕蘭相如而以自名者孟清數百載之下而有契於婁貞公可謂知所景慕者矣孟清所居軒遂可名景婁而吾爲記之孟清讀予文若曰與貞公相接膝者史稱貞公寬厚恭勤心無適莫孟清而有得於此則何橫逆之足計也孟清曰諾孟清吳越武肅王十九世孫素服禮義於橫逆之來也而且順受矧以禮義相加者哉傳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孟清之謂也倪謙續夢綵堂記子思子謂悅親有道在乎反身之誠夫親固以誠而悅而所以致親之悅豈無其具乎綵者悅親之具也且以爛爛之綵而爲取水上堂仆地兒啼之戲亦詐焉耳奚其誠惟其誠心主於欲

親之悅而親亦鑒其誠而悅焉此老萊之孝所以古今稱之無閒也錫山錢君孟清世系出於武肅幼知向學長克振勵窮理修身言行誠懇天性和厚篤於孝友父惟常輸粟賑飢荷恩旌賚予嘗爲作恩慶堂記者孟清當侍膳之頃輒效老萊爲綵戲以娛悅之母鄒生孟清甫十有八日而歿孟清時罔知識長詢於父始得其言動容止之詳不勝哀慕常於寤寐之間接見顏面亦爲綵戲以娛悅之懽若平生覺而始悟其非哀慕益切乃揭夢綵於堂以著其感幸父康甯強健日致綵戲之樂得以少慰其心無何父亦棄背復深哀慕常於寤寐之間接見顏面亦爲綵戲以娛悅之懽若平生覺而始悟其非哀慕尤切乃揭續夢綵於堂以著其感蓋其一念之誠惟以悅親爲事故不以存歿而有異寢息而有忘也夫心爲五官之主神明之舍心之官則思而夢則神明之交也思有不存則夢無所感惟其悅親之孝素盡生前是以既歿而思精爽之交自然相感宛然如昨而不自知其爲夢也使得父母俱存壽綵春觴屢舞迭進其樂可勝道哉觀孟清既夢矣而又續焉其亦重可悲也已抑聞孟清志俟親年七十誕日將爲高會以慶而親不待至期則設盛饌以盲復爲綵戲

子前是亦事死如事生者也。跬步不忘其親如此，其肯虧行以辱其親乎？大孝終身慕父母，孟清其幾於是矣。孟清繼父遺業，亦輸粟荷冠帶，蓋世德相承而弗替云。

### 怡晚樓在甄橋錢孟濬構

祝允明怡晚樓記願樂憎憂安少憚老是人而已矣。隆年彌邵怡情雅志倍得是天而已矣。祉自德發天從人徵是道而已矣。人者徇而難公，天者元而莫稽，不有道也則將焉以執諸？今天悠悠我生得失殊值，故有憂心悄悄弗逮耆考者矣。有暇豫優游中路以休者矣，有華顛役形西日營營者矣。三者得之不得不齊也，而槩乎君子之道則皆左矣。必若合道則孟氏之不如舜無害為樂，天子淵之不迨跖無損為大年也。如是則怡晚者無貴耶非也，道者無我也。必之非道也不如吾願者自至其怡也不疚之著其晚也，仁壽之形則獨非君子之所貴者乎哉？錫山錢公孟濬春秋向高為重屋以自佚扁之曰怡晚，問僕為記。嘻，公其有道者哉！壯不憂非盡人

老不怡非事天公之少而強也，憺睦倫典脩承世範，展效忠義，滂達仁惠，人道完密而今則居安保甯，申氣養形，易易于于以極高明則茲樓之宜于公也不亦宏哉！假爾楹楹勒此頌聲，道長日富而山齡海齒公其自此登矣。

### 資仁堂在甄橋錢孟濬構

邵寶資仁堂記吾邑博橋錢君孟濬之為堂也，君子過之而見其扁者，問之曰：君之堂何以名資仁哉？君起而對曰：吾聞之仁者人也，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吾斯懼焉。雖不敏不敢不勉，名吾堂所以志也。曰為仁由己，孔子之訓也。君而不聞乎顧舍諸而言資也，無亦重自任而輕人之求歟？曰何敢然哉？資之於仁大矣，矧如不敏者非資焉言則曷聽行則曷觀禮曰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敢不務乎？曰然則資惡乎在？曰昔者孔子之告子貢，蓋嘗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凡堂焉而吾坐者皆若人也。此吾所為資焉者，也不然吾省焉，雖然吾所居里去郡邑遠，大夫士非特至焉者吾見亦罕矣。資將焉取哉？曰野固有人焉，冀缺耨而敬胥，臣稱其有德謂仁之則於是乎在今之野焉，知無缺乎苟有之其稽古

傳恭將無說乎所謂資焉者孰大於是君聞斯言也以爲得資再拜而受之他日以告子子謂之曰允哉君子之論可以銘君之心矣遂爲之記君名潤孟潤其字系出五季十國所謂吳越王鏐蘇眉山稱其有德於民甚厚者也君九世祖進宋祥符閒始繇嘉禾徙無錫勝國時其孫寬甫益大其業至以私廩代公賑鄉人德之事具單懷許忠敏公所爲墓銘國朝洪武中君大父公達徙今甄橋父惟常世修鄉惠正統中用義受璽書旌於門君生承厥世而天資近道持身及家克勤無怠今日老矣猶不忘自箴如是君之伯兄孟清於子爲尊姑之夫子之知君蓋四十年於茲矣因并及之

衆香堂在徐塘按察司知事鄒望宅也堂最宏麗四面重簷複檻八窗四向中可布四十八席舊名四照武功伯徐有貞字天全易名衆香四季香花畢備每種百餘布列簷下殘即易之無日無花深秋時以黃絲絡香櫟千顆於梁間如繁星然

東湖第一宏麗宅也

鄒顯之第在塘莊

邵寶務本堂記林泉處士鄒翁顯之營新居於塘莊之上祠寢齋室儼然古有家者之遺制務本堂者其燕居也寶雖未獲造翁之堂然往往聞翁於其壻主客錢君君之謂翁也玩易攻詩文以濟質禮以處羸事親愉愉喪而皇皇葬而顯顯其處諸伯仲皆篤恩義有田數千畝課家衆耕之又以其餘業諸無田者豐年取其租如約饑則減之大饑則又減之或遂不取其貸人而取息也如其取租焉希齋先生知德君子也他日論翁如主客言故寶常擬翁之爲人殆漢世所謂孝弟力田有行義者今觀其名堂蓋平生自立之地故欲昭示子孫而期於無窮亦可謂知所務哉夫翁之業民也而其行則士也士之行莫大於孝弟行義而民之業莫先於力田外是二者蓋亦未矣今夫終歲勤動糝粒而積量積而出自心計貨殖者視之則爲已拙居家正德居鄉布惠如恐不及視軒舉藻麗之徒亦誠自少矣而校實要終則有在此而不在



彼者即使彼幸而利此不幸而不利而天之所以敘倫而厚生者固在是也本可不務乎業以是基行以是植身以率之世以守之豈惟式於厥家哉語曰是亦為政翁之謂矣雖然德惠之孚久而感通天道不誣翁之後出而效用以輔政者安知無人乎然則務本之義大矣烏乎其在此斯堂邪在斯人也主客以記請於是乎書

鄒昭伯第在塘莊東今宅已廢而猶有大牆門之稱

邵寶鄒氏莊東新居記漕河貫錫城東南流左涯有支渠二曰伯瀆沈瀆皆經吳郡以入於海二瀆之間有水通焉曰觀涇涇之西有小水五咸北入里餘而止界其地為五總良田二千畝有奇於其鄉為沃壤為奧區為勝槩是曰塘莊鄒氏世有之成化閒柏軒府君以其四十畝與其子林泉翁翁廣其旁為第於中由龍涇遷居之將繼營其左右以居其五子者未就而翁沒正德戊辰塘莊第火始有異室之議率翁之志其季昭伯以行當得左左實臨觀涇初觀涇之地柏軒屬意林泉昭伯思卒成之顧林泉始大厥構弗敢易圖欲多積以需念母惠孺人久處旁舍乃即其地為基什之一做塘莊

而營焉門之內前後廳限以中門又為堂三而重屋殿之旁翼周繚有內有外規飾整嚴選工擇材計益經久自經始期年而落成取其舊扁曰力田世家曰迎薰曰正德曰崇禮者揭諸廳堂不忘考訓也中一堂未名其姊之夫戶部郎中錢君世恩為之題曰養志蓋嘉昭伯懋於行業以勤多助故居成而母志說有養之道焉爾也君子以為善頌昭伯謝不敢當則介其塾賓周君仲章來請於二泉邵某某謂之曰昭伯其何遜哉昔者孟子之稱曾子蓋嘗云爾矣然天下之人志不皆暫而為親同養不皆參而為子同故君子之言養者莫大於行而業次之行脩則不辱業崇則不乏此固為人親者之志也凡昭伯之素其不此之務乎雖然志一也於生日養昭伯於母之謂也於沒日繼昭伯於父之謂也欲知昭伯者請觀於斯作新居記

讓里世家第在望亭汀州知府曹察故宅規制宏做其正廳曰

昭嗣堂悉用楠木為之人稱香楠廳 國朝乾隆十三年其

裔孫改爲家祠

案曹氏又有別業在塘莊汀州易贊於此見  
華余溪所撰行狀其遺跡今名曹家住基

華鴻山學士第在鷺湖

華鴻山學士別業在隆亭

錫山景物畧鴻山公名察字子潛文章經濟具兩大開闢在  
蕩口自建一城倭夷至城自爲守遇大盜假扮使客進拜刺  
刃以待封翁幾不免公服猩紅出迎罄所有與之封翁無恙  
隨發舟尾盜舟盜亦旋獲捐田千畝贍族族無凍餒則功在  
同宗助役今南延上扇獨免派役米則功在同區丈田公實  
左右之則功在同邑乃以餘力相地東亭置大第至今過其  
前不敢仰視侯門王府歎壯麗不如也東西兩園不山不水  
能自山自水極土木之勝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瓊宮閬苑竟  
出人閒聞工役告竣使者以冊進首一葉開載石灰一項  
費四千金卽掩卷餘置不目蓋作法於奢公自知之矣

臺憲第在安鎮贈員外郎安國構

鴻臚第在臺憲第右僉事安如岡膠泉構

天曹第在臺憲第左吏部主事安希范構

安璿膠東山水志桂坡公第膠山爲屏嵩山爲案東虞西惠  
爲障宛山爲文筆峯南陽山爲遠照門臨浚瀆橫塘之水來  
匯大成之梁深鎖石臺瞰瀆坊曰臺憲第膠峯公宦成而建  
也屋計閒不下千百層凡七進闊開九楹基廣六十餘畝廳  
事四裕貞堂最宏敞東雅堂次之餘二又次之齋若桂樹若  
清磬極閒靚閣極高深第成華學士鴻山過之曰吾以桂  
坡爲人傑也億其構室壯麗當何如不謂湫隘乃爾桂坡公  
笑而受之竊以其言爲過然仰視鴻山所居東里鷺湖真不  
啻王侯甲第嗚呼孰意百餘年後安與華等兄弟衰而鴻山  
甲第大半有鳩居之感計桂坡當日欲擬鴻山亦非難事而  
僅僅至此若有深意歟右曰鴻臚第爲膠泉公所建規模宏  
遠睥睨中第後歸硯亭公廳事三致遠堂最廓落清遠堂次

之藝芝堂又次之齋若墨顛若簡暢極蕭雅暢適之觀閣曰  
雲暉曰白榆又倍篠窳之勝高岡後護層臺密樹斑竹萬竿  
干霄拂雲嘉蔭之別園也左曰天曹第爲我素公手勅公生  
於中第出嗣周涇成進士歸乃構是業公以清白吏倡道東  
林家居無異寒素無論東里鷺湖不敢效顰卽鴻臚臺憲猶  
媿邯鄲之步然公性頗好土木小小結構歲無虛高忠憲公  
嘗貽書  
止之

### 白榆閣在鴻臚第中

安瑤膠東山水志白榆閣高百尺廣如船擬摘星白榆天上  
最高星也故以名當先仲伯茂卿公爲文壇將海內才士過  
之必登是閣極山水雲物觀去先孝廉白榆閣詩有何晨翰  
墨非雲會無夕筮篋不月明之句時實事也其尤勝則霽雪  
玉田千頃銀山萬重枝枝竹木皆開瓊花微陽暴之光豔射  
目不可仰視餘則麥浪青稻葉黃月夜之天地一色小可適  
興閣前桂樹一株盤盤旋旋陰遍廣庭五月發花異香聞里  
許樓級遙遙登者興至而往必憊而還是無數登者下曰元

賞高曠可建三丈旗不知其上有樓樓上復有白榆閣  
明鄒迪光詩網戶平臨斗極懸白榆歷歷在簷前金函書倩  
芝童護錦席杯邀鹿女傳襄箔畫飛笠澤雨振衣人近蔚藍  
天知君夙有神仙骨好結樓居卧紫煙安紹芳白榆閣對  
雪詩密雪灑修竹夜靜聲何嚴擁爐不成寐衾薄寒如砭遐  
眺凭曉閣清光撲疎簾鳥蹴瓊枝蕊林吐玉山尖遲客聊命  
酒呼兒歌撒鹽因悲僵卧者何以託窮簷又白榆閣晚眺  
同康孟擔賦詩虛閣俯林表凭闌接太清發君奇絕思破我  
閨寥情天遠鴈行滅煙空山帶橫披襟坐超忽攜手攬滄瀛  
又白榆閣雪霽同司封叔光祿兄賦詩積素凝寒曉撲櫺  
旋融初旭散郊垌疎林稍出參差綠列岫徐開遠近青霑向  
曲闌猶似絮消來芳沼半隨萍陽春歌後原難和况復非才  
媿謝庭安廣居戊寅五月白榆閣早桂盛開喜而有賦詩  
寶家五樹未稱奇五月舒芬擅一枝望苑新叢英早發層城  
舊幹萼先垂已乘夏令參差放不待秋風且晚吹每欲凭高  
少攀折玉梁千丈恰相宜又閣故先茂卿兄同諸名人嘯  
詠處也再賦詩憶昔騷壇早擅名同人四海合嚶鳴何晨翰  
素非雲會無夕筮篋不月明遺韻當年畱嫩萼流音此日燦

韶英銜杯且近花前  
坐欲作秋江濤沸聲

### 天全堂在安鎮安希范構

膠東山水志先吏部業周涇膠里無寸壤然故鄉山水思不一飯忘也乃購荒畦十畝構堂三楹疎櫺曠曠花木茸茸饒有逸致顏曰天全志不得於人事而完於彼蒼者也於其中讀書談道踰二十年登斯堂者龍門不啻云先孝廉冢子也義當受嘗於堂中列百城書鍵關讀之凡數春秋金臺決策勝取符券雖曰人事亦天全歟今往矣後堂主人多不得於人事天又杳不可問噫其中全之否歟吏部公富著作卽以天全堂名集晉江何喬遠侍御京山李維楨太史雲閒陳繼儒徵君序

安紹芳天全堂夜集送康孟擔遊白下詩霜逗林塘落葉聲  
片帆寒色伴孤征五陵煙月邀歡地六代風流弔古情薪桂  
漫嗟裝太薄筆花爭識賦初成舊遊十載飄零盡飛夢因君  
到石城

### 罨畫樓天全堂左偏樓也樓前爲遠山閣

膠東山水志吳越閒有罨畫溪古木夾岸藤蘿蔽天叢篠翳地夕翠撩人朝嵐拂面奇勝十里余常欲構小樓其閒焚香靜坐披卷長吟或睇春煙之明媚瞰秋水之清冷卒限於相如壁阮籍途家有樓爲楹三中置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就而憩嘗以不得志於吳越名山水題曰罨畫作峯岫巖巖雲林森渺岸芷汀蘭郁郁菁菁之想雖然樓觀亦宛然溪頭也庭選石之嶽嵒磊落者累爲三峯中峩峩東岑岑西峻峻地砌水文如寒川玉樹一株五榦凌空百尺大夫松不啻瓊蕊芳時香芬數里不減廣陵春色特於樓東南隅飛一閣高三層臨風皎皎拂檻得之兼收原塹雲物勝然湖上諸峯如百千螺髻依約望中曰遠山閣後庭廣如前爲山則一高二丈土石錯出雜蒔花竹其峯巒崖壁深大其溜渠沿渠作山址離奇曲折雨後山泉淙淙渠而溪矣山左小樓二楹皆東西窗頗貯書畫曰米家船看山後庭西櫺也竹木佳處東映碧紗如停撓山泉竹木閒客曾遊吳越名山水者必曰此罨畫溪頭也胡爲乎來哉主人遜不敢統曰罨畫樓

安希范樓居漫興詩戶牖雲霞日夕鮮樓居真似挾飛仙清  
言偶捉松閒塵跡坐常參柏子禪淺碧琉璃浮茗色氤氳  
翠起爐煙閒來信手繙書帙正是南華第一篇 又上巳日  
同諸姪遠山閣看玉蘭詩春光先上巳乍雨釀輕寒拂檻花  
如玉浮觴氣似蘭南原新綠遍西嶺夕陽殘莫論人閒事尊  
前且盡歡 安紹芳上巳日司封叔遠山閣看玉蘭詩高閣  
俯噴玩名花倚醉看壺觴酬令節笑語縱清歡色借荆山玉  
香分楚畹蘭夕陽西嶺暮蒼翠濕闌干 陳卿茂題安孟公  
翫畫樓詩瑤閣朱闌景最多就中玉樹百年柯紆迴復道花  
千尺上下空香酒一螺宿世王維身入畫兼才庾亮嘯能歌  
登臨莫歎風流杳賓客追吟調未訛 國朝安璿白題翫  
畫樓詩樓前碧水自盈盈依約青螺豈畫成爲愛翫溪饒勝  
槩故令草閣襲佳名圖縣松雨蟠秋岳書擁雲光麗百城幾  
載登臨王粲倦硯田時傍暮煙耕 雖將瓢笠挂桑樞湖海  
懷人共擁壚塞北烽煙警猿鶴江南山水隱屠沽青衫溼淚  
歌三疊白眼看天酒一壺百尺樓臺今在否元龍當日是吾  
徒 安詩翫畫樓詩春來不禁雨絲絲縣暢好新晴逸興偏一  
串紙鳶飛白月萬枝木筆寫青天問津此處尋殘劫翫畫何

時了宿緣闌檻昔人都  
倚徧盡歡莫惜杖頭錢

### 鍾美堂在楊墓世家橋西南處士吳憲之宅

#### 世翰第

邑令趙應元題額額字甚雄壯絕似鄒二樗德基所書  
鄒故嘉蔭壻也嘉蔭字德懋號翼望詩才清麗尤善書

法

在鷺湖萬厓閒文華殿中書舍人華嘉蔭居第中有賜緋

堂

### 馬文肅世奇故宅在甘露西南馬家巷

### 驃騎將軍宅在鷺湖廣東都指揮使華斌居第

國朝陸楣過故驃騎宅詩投筆從戎少壯年歸耕還問伍員  
田可憐躍馬橫戈地惟在蠻煙瘴雨邊一自烽塵迷故國難  
將花石記平泉蕭蕭蘆荻  
悲風起疑是吹笳薄暮天

鴻山草堂在鴻山洪亭玉構

魏禧題洪亭玉鴻山草堂圖洪子有草堂在無錫之鴻山前臨湖所謂耒湖者也相傳漢梁鴻隱居其處山是以得名洪子慕焉而為草堂或曰皇山泰伯葬處後人追稱讓皇故名其背為鴻山實皇山之訛皇鴻聲相近蓋一山也按梁溪為梁大通間所開濬今亦附會伯鸞嗟乎梁武以天子之貴乃不能與處士爭一溪而讓皇至德其山亦半分於處士豈人情貴耳好異抑處士身沒則其力固足與帝王聖賢相犄勝耶鴻洪聲益近洪子終老是山安知後世不復有訛鴻山為洪山者草堂之圖於是乎傳矣

世進士第在后宅明鄒温與構中有宜琴樓顧光旭書額因曾

孫象雍順治己亥進士玄孫奔鳳康熙丙戌進士奔鳳孫應

元乾隆辛未進士故名

東林書院載邑志在泰伯瀆上保安寺後宋楊文靖時講學地明

成化間邵文莊寶與門人華雲興復之至萬厯甲辰顧端文

憲成別建於城中遂無復有過瀆上者歷年久遠寢就荒落

國朝乾隆四十七年邑人黃世法重建留馨堂奎文閣並

建仰止樓祀文靖文莊於中舊有晚柑亭為文莊作今廢

明王守仁東林書院記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

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跡以風厲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歿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閒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於佛老詞章而莫之知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大明其閒必有溯流以窮源者亦何至淪歿廢置之久而又使其時有司若高君者以風厲士習為己任書院必不至於頽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室而蕩為草莽之墟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啟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嚮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莫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信乎書院之復為不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

泰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泰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國朝翁方綱仰止樓記嘗講學無錫城南泰伯瀆上明邵文莊因宋楊龜山先生興之畧具於王文成所為記厥後顧端文別建書院於城中而城南舊址遂無過而問者乾隆辛丑黃子尚則重葺齋馨堂建樓三楹額曰仰止以祀文莊嘉慶戊午春賈子崧偕同志補祀龜山先生而以文莊配焉於惟先生聞二程之微言啟紫陽之正脈而文莊以經術繼之國朝睢州湯文正之言曰遊東林者當講求龜山涇陽景逸諸先生之學潛修默證而勿啟門戶之爭斯言也其仰止之要歸與賈子以書來屬為之記敬書此以復之

明邵寶憶東林精舍寄華補菴詩東林寺裏舊書堂三十年來野草荒百轉未忘初鳥韻一枝猶剩晚柑香山懷龍阜神俱遠水問梅村脈正長寄語雲生為磨石客中新記已成章又林堂詩自注門人華從龍為予作堂於舊讀書處落成之日賦此為志詩鬱彼東林樹雨露發秀姿曲池鑑雲日風

來動清漪上有干竿竹碧影翻堦輝我歸自南省方當靜修  
時挈我二三友講斯復游斯晝誦掩虛室夕眺摩殘碑古琴  
弄淇澳賡以南風詞別去三十載往往夢見之圃蔬未足歎  
傷哉草離離西游且北覽何以慰夙期雲生志復舊作堂請  
新規我昔寓白鹿嘗以圖志來叶願言植嘉木綠陰散繁枝  
媿茲未能賦聊作林堂詩 國朝黃世法修復舊東林書  
院詩并序宋楊文靖公講學無錫伯瀆之上今南里保安寺  
東房是也明邵文莊公與及門華補菴公築精舍讀書於此  
世稱舊東林書院其後顧高兩先生因道南祠在弓河之左  
築今東林書院而文莊遺跡久傾圯矣先輩杜雲川華劍光  
諸公屢議興復未果子家藏文莊憶保安寺舊讀書處七言  
一律遺墨如新溯龜山一線之微吾道南矣仰二泉百世之  
澤斯文在茲爰集同志重建雷馨堂奎文閣世法以五百緡  
獨任仰止樓鳩工辛丑之夏訖壬寅落成而晚柑一亭尚有  
待也賦詩屬諸同人和焉 雷馨堂詩此是東林舊講堂城  
南古寺拜文莊尚畱薪木餘馨在直按淵源百瀆長海可來  
遊非斷港山堪仰止且循牆握衣最恨余生晚未列當年弟  
子行 仰止樓詩仰止應憐嚮往遲 士夫真處是吾師東林

片席又今日南郭辦香非昔時夜月空山閣點易秋風古寺  
憶題詩百年遺墨天畱與不敢高吟公在茲 奎文閣詩傑  
閣崢嶸何壯哉古招提畔一低徊飛騰光氣連南斗錯落星  
躔指大魁多士藏修經數輩知公靈爽在三台斯文未墜絃  
歌地條盡塵氛卻上來 晚柑亭址詩晚柑曾說舊名亭柑  
廢亭墟戶不扃為問婆娑生意盡可勝悵悵暮雲停秋深古  
徑堆黃葉雨過荒池點綠萍笑我補亡非束皙一篇終恨欠  
全經 黃世則讀書古東林院追懷邵文莊公詩二更古寺  
一燈青梵閣秋風語剗鈴鈴語分明談往事蕭蕭落木晚柑  
亭 叔世難容真上夫闔劉傾軋一身孤拂衣逕向山中去  
滴露朝研點易硃 岳鶴邵文莊公讀書處懷古詩草樹蒼  
茫野徑長東林高蹟仰文莊空餘塵榻孤明月間煞風簾捲夕  
陽白酒青燈思往日晚柑新翠愛留香誰能再秉驚天筆大  
為周文作道梁 釋明際陪杜雲川遊保安寺訪東林舊址  
兼看邵文莊公晚柑亭詩卷詩山寒木落氣蕭森幽趣還從  
野寺尋老衲偶偕新社友小春來訪舊東林晚柑亭廢香彌  
遠秋竹園荒色自深竟日畱  
連諸古蹟半鈎初月促歸吟



泰伯梅里志  
卷六

泰伯梅里志卷六

東院道士許均鑄覆校

